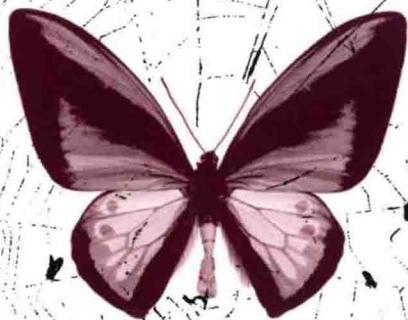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七曜文库

土屋隆夫

TSUCHIYA TAKAO



华丽的丧服

曹逸冰译

華やかな喪服

华丽的丧服

曹逸冰
译

《HANAYAKA NA MOFUKU》by TSUCHIYA TAKAO /

Copyright ©1996 TSUCHIYA TAKAO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with

SHIMAZAKI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gency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7-2011-3042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华丽的丧服 / (日) 土屋隆夫著；曹逸冰译. — 长春：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4.8

(七曜文库)

ISBN 978-7-5534-5285-2

I. ①华… II. ①土… ②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69358号

华丽的丧服

作 者 [日]土屋隆夫

译 者 曹逸冰

出 品 人 刘丛星

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·北京汉阅传播

总 策 划 崔文辉

责任编辑 崔文辉 曹文静

封面设计 未 氓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11.375

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-18号底商A222

邮编：100052

电 话 总编办：010-63109269

发行部：010-63104979

网 址 <http://www.beijinghanyue.com/>

邮 箱 jlpg-bj@vip.sina.com

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ISBN 978-7-5534-5285-2

定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投稿热线：010-63109462-1040

土屋隆夫

1917 - 2011

TSUCHIYA TAKAO

孤高寡作的推理大师。他自1949年开始创作推理小说。2001年被授予日本推理界唯一的功劳奖——日本推理文学大奖。数年磨一作，步步堪称佳作！



七曜文库

TSUCHIYA TAKAO
土屋隆夫

天狗面具
天国好遥远
危险的童话
影子的控诉
赤的组曲
献给妻子的犯罪
针的诱惑
盲目的乌鸦
不安的初啼
华丽的丧服
美玲的囚徒
圣恶女
物狂
傀儡死之夜



北京汉阅传播
Beijing Han-read Culture

出品人 刘丛星
总策划 崔文辉
责任编辑 崔文辉 曹文静
封面设计 未氓



北京汉阅传播
Beijing Han-read Culture



——
七曜文库

土屋隆夫

TSUCHIYA TAKAO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致读者

一页页翻阅下来，翻到了这一页上，相信大家都会忍不住微微一笑——这套“七曜文库”得以和读者见面，不单是我们编辑的一件幸事，相信亦是各位读者的一件喜事。这是一套只收录日本流行小说的文库，但凡言之有物、触人心弦的作品，不问其风格、类别，我们都乐于译介。我们爱看日本的小说，总希望这些小说被持续、稳定地引进。这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工作，不仅需要我们编辑的努力，更需要各位读者的批评、指教和关照。因此，我们希望听到每一位读者的意见，收到每一位读者的回馈，更希望这种互动的理念会增进我们的友谊，让出版和阅读都不再是孤光自照。

我国古人以“七曜”统称日、月、五星，日本则盛行七曜历法，将一周七天分别称作日曜日、月曜日、火曜日等。我们借来这个名字，无非是用以形容此间小说的类别之众、范围之广，譬如推理、奇幻、历史、都市、恐怖、冒险、言情、轻小说等，让彼此之间每天都别有一种新鲜的感觉。而“曜”字又另有“光亮”之意，所以我们又希望这些小说都可以像是天边的日月、夜际的星辰，焕发出经久的光彩，闪亮出不朽的光芒。

七曜文库 编辑部



华丽的丧服

華麗的喪服……

第一章 那个男人

那天的来客，就只有白蝶一羽。

丈夫昭离家五天了，其间没有一人来访，所以由纪在五
天里没和任何人交谈过。唯一的“交谈”对象就是她的独生
女——四个月大的纱江。“早上好，纱江。”“该吃奶了。好吃吗？
多吃点哦。”“妈妈给你换尿布，小屁屁干干净净的多舒服啊。”

她总会将脸凑到女儿跟前。最近女儿开始咿呀学语了，
常会报以“巴、巴”、“啊、啊”之类的回答。她也能认出母
亲的面容，只要由纪哄哄她，她就会安静下来。当由纪亲吻
她的脸颊时，她也会开心得哈哈大笑。

丈夫久久不归，在这个空空如也的家中，惟有年幼的女
儿能抚慰由纪的心。

“纱江快看，有客人来了，蝴蝶来看你啦。”由纪兴高采烈，
“纱江，快跟蝴蝶打招呼呀。”

纱江躺在藤制的小婴儿床里，睁开水灵灵的眼睛，盯着
天花板。

就算它只是乘着五月的微风飞进窗户的小蝴蝶，那也是
这个家阔别已久的“来客”。它为这空荡、清冷房间带来了一
丝热闹。

墙边放了个柜子。顶上放着一个花瓶，插着几枝红色的玫瑰花。昨天下午，由纪带着纱江出门散步，在超市门口的花摊上选了这几枝花。莫非蝴蝶是被这鲜艳的花儿引来的？还是冲着微弱的芬芳而来？只见它在几朵花中忙碌地飞舞。

“纱江，看这里。小蝴蝶在飞呢，看得见吧？因为纱江是个乖孩子，所以蝴蝶来看你啦。”

由纪用双手支起婴儿床，将它挪到花朵附近。就在这时，不断舞动的蝴蝶离开了花朵，在屋里回旋一圈后消失在了窗外。

“啊呀，它走啦。蝴蝶跟你说拜拜啦。好冷清噢。都没个人来，没人跟妈妈说话，这房子简直跟海中孤岛一样嘛。有蝴蝶这位‘客人’，妈妈和纱江还挺高兴的，是不是啊……”

四个月大的孩子岂能听懂母亲的话语，岂能猜透母亲的感情！然而幼儿的视线清澈见底。被她这么凝视着，就好像被她看透了心事一般。

“纱江！”

由纪不禁抱起纱江，蹭蹭孩子的脸。幼子的气息总带着奶香。由纪怀抱着心爱的女儿，在屋里缓缓走动。

小蝴蝶，小蝴蝶
停在油菜花丛中

很久很久以前，由纪的母亲常会哼起这首歌。她下意识地唱了起来。

闻腻了油菜花
就换一朵樱花
樱花的……樱花的……

后头的歌词唱不出来了。她也只记得个大概，只得从头唱起，但纱江早就在她踱步的过程中睡着了。由纪抬眼看了看墙上的挂钟，一点半，纱江的午睡时间一如既往。

纱江三个月大的时候，由纪就开始花心思培养纱江的睡眠习惯了。她看了许多育儿书，老老实实在照着书中的建议做。纱江发育得很好，所以睡眠也很有规律。上午与下午各小睡一次，每次两小时左右，晚上也能一觉睡到天亮，几乎没出现过半夜大吵大闹的情况。

前些天，她去医院给孩子做定期体检。医生听说纱江睡得很有规律，便道：“不错不错，这说明您的孩子很健康，发育得也很好。身高体重都是小儿科教科书上的标准数字，说不定政府会颁个‘日本第一健康宝宝奖’给你呢。”

由纪将睡梦中的纱江轻轻放到床上。关上窗户，拉好窗帘。午后的明媚阳光透过浅蓝色的窗帘，营造出海底般的静谧。周围寂静无声。这一带是住宅区，人流量不大，几乎不会有车开进来。

埼玉县熊谷市。

在上野站坐 JR 高崎线的话，五十分钟就能到熊谷站了。这几乎是东京的卫星城市，早在江户时代便是中山道驿站，很是热闹。市内各处都留有当年繁荣的印记，一条清澈的东

西向小河与熊谷站前大道交错。这条河名曰“星川”，川边有好几个广场：太阳广场、休憩广场、庙会广场……当地人都管这条路叫“星川雕塑大道”。那是因为这些广场上有许多雕像，有纪念战争死难者的慰灵女神像，也有祈祷和平的青年像。

由纪是婚后搬来熊谷的。她来这条路逛过许多次，在星川中悠游的锦鲤总能引得她会心一笑。

沿着大道旁的小巷往里走一些，便是由纪的家。周围有许多新造的楼房。住在这儿的人多是工薪族，每天早上都能看见夫妻俩开车或是骑自行车上班的风景。白天，尤其是下午，四周鸦雀无声，路上几乎看不见一个人影。

她家右边是一栋有围墙的大宅邸，属于歇山顶结构，特别气派，在这一带显得异常宏伟。据说那本是大地主的房子，现在就只有一对老夫妻和一位中年女性住着。

站在由纪家的二楼，可以看到那户人家的大庭院。花草树木打理得井井有条，经过精心修剪的松树与柃树精神抖擞，形成厚重的绿。院子一隅有个花坛，种有四季花卉，应是老夫人悉心照料的成果。方才的蝴蝶想必也是自那花坛飞来。

由纪确认纱江睡熟，下楼来到客厅，靠在桌边长舒口气——也许丈夫永远不会回来了；也许下一个出现在面前的不是她的丈夫，而是他的母亲，或是他们雇来的律师。无处发泄的愤怒、孤独感、寂寥、对丈夫的猜疑……各种感情横亘于她的胸中。胸口跟堵了什么东西似的，特别难受，几乎窒息，而这些感情又化作叹息。每当在客厅独处时，她总会下意识地叹息，这仿佛成了她的习惯。

她能猜到丈夫现在住在哪儿。十有八九是去了他母亲家。丈夫的母亲，就是由纪的婆婆。一见面，由纪自然会以“妈妈”相称，但她对那人并无亲切感。恐怕对方也是如此。由纪与昭结婚都三年了，婆媳间那种见外且冷淡的态度却半点没变。她看待由纪的眼神总是冰凉的，说的每一句话都带刺。

昭是婆婆的独生子。婚后，昭告诉由纪：最反对这桩婚事的就是这位婆婆。

“我不顾老妈的反对，硬是娶了你。老妈对我言听计从的，总会照着我的意思办。从小到大一直是这样。”

的确。昭都二十八岁了，可婆婆依然管他叫“小昭”。

“这孩子啊，可会撒娇了。上初中了还要跟我一起泡澡呢，还会帮我擦身子。他的心可善了。可是啊，洗澡的时候啊，他会碰碰我的胸脯，问我‘我现在吸还会有奶啊’。我痒得不得了，就泼了点儿水到他脸上。小昭啊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啊，真是爱撒娇……”

婚后不久，由纪随丈夫回家时，从婆婆民子口中听说了这件事。昭却没有丝毫难为情的样子，只是一脸奸笑。这对儿母子好肮脏，这哪儿是普通母子做的事啊——由纪实在笑不出来。

“我十八岁那年生的他。我的朋友们还在上高中呢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带孩子，吃了不少苦。没想到一眨眼的工夫，他都长这么大了，还娶老婆了。所以啊，小昭，你要记得妈妈对你的好噢……”民子如此说道。换言之，民子今年四十六岁。可她全然不像是四十六岁的人。四十出头……不，说她只有